

天馬行空

莊/子/的/世/界 ⑩

陳重文 主講
真穹、澄慧 整理



(接上期)

其書雖環瑋而連犴 無傷也

「環瑋」就是很詭異的論調，「連犴」就是翻來翻去每一章都是這樣的語言文字，非常詭異與不可思議，也就是說內容看起來是奇怪的故事，好像不是真的，卻又反映某些生命現象的真實面。

例如庖丁解牛的故事是敘述一個人在剖牛的過程中，牛的外表看起來是完好的，絲毫感覺不出來被動過刀，等到全部解好時，整隻牛才像紙張一樣倒下來，此時大家才知道已經剖解好了，皮是皮，肉是肉，骨是骨，分得一清二楚。更令人稱奇的是別人解剖的刀是須常常磨，但庖丁砍牛的刀已經用了十九年卻都不需要磨。國王知道這件事非常好奇，就問庖丁說：「你怎麼能夠達到這個境界？」庖丁回答說：「東西跟東西連貫的地方都有空隙，我只要精神專一，從空隙中穿過去，就不會碰到任何東西，不碰到東西，刀子不會鈍，便不需要磨它了」。解剖技巧這麼高超，世間怎麼會有這種事呢？莊子的書很多都是描述一些詭異的

事情或故事，但是無傷也。

其詞雖參差不齊而誠詭可觀

莊子文章的詞句風格雖參差不齊，有的莊嚴講正經話，有的以故事題材來敘述，有的借古聖賢來講道理，但文章的內容卻非常可觀、風趣、幽默，隨機應變而精采。

彼其充實不可以已

莊子時時刻刻不停的在充實自己的生命，只要他活著一天，生命便開展一天，如此對生命內涵不斷充實，就叫做彼其充實不可以已。

上與造物者遊

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

由於不斷的充實生命內涵，所以莊子的思想上與造物者同遊，下面跟一個摒除生死，不認為事情有所謂的開始或終點的人為友。這和緣起論的道理是一樣的，緣起論的觀點是沒有唯一的頭或者唯一的尾巴，如果有唯一的尾巴，宇宙就有結束的一天。莊子這樣的境界就是阿羅漢的境界。

其於本也弘大而辟 深閱而肆

其於宗也 可謂調適而上達也

莊子對生命根本的掌握非常弘大，不但弘大而且繼續的開闢出去，越深廣弘大越自由；對於生命的宗旨理想，可以說是調整到最恰當而無上的通達。

這篇天下篇把莊子的思想表達得淋漓盡致，有人說是莊子自己寫的，不然沒有辦法寫出這麼精采的內容或文辭，也有人說是莊子的學生寫的，不然哪有人自己讚美自己的道理，但不管如何，這一篇是真正表達了莊子的思想。

莊子在天下篇所表達的思想認為：在寂靜廣大的世界裡，沒有一定形式可以捉摸，這裡面不斷的產生各式各樣的變化，沒有一種變化會永恆生存下去，一切充滿著變化與無常，這到底是死寂的現象還是生氣蓬勃的現象？這到底是死與？還是生與？寂寞無形就是死與，變化無常就是生與。從有天地宇宙以來，就一直延續這樣的現象，在這樣的宇宙現象裡，我們的精神要往哪裡去，要皈依誰，宇宙這麼廣大

又變化無常，人生的最終目標在哪裡？莊子的答案是「神明往與」，隨著因緣怎樣變化就跟著他吧。

曾經有個修道人生病快要死了，他的朋友來看他說：「你的背已經曲了，兩個肩膀都高起來了，而且身體這麼衰弱，你會不會悲哀或恐懼呢？」修道人說：「這有什麼好悲哀恐懼的，如果天地要把我這隻手臂變成老鼠的肝，那隻手臂變成蟲臂，我也無所謂，隨他吧！」神明往與，大造化要把我變成怎樣就變成怎樣吧！在這樣的狀況下，茫茫然我也不一定要往哪裡去，任隨自然，如果貧窮就過貧窮的日子，富有就過富有的日子，我們要能在任何境界都享受生命。

這種學說思想雖然荒謬、悠遠而摸不著邊際，但是莊子卻能自由自在的放縱自己，不會贊成或反對哪一家的理論，他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去生存，不特別標出自己跟別人不一樣，不會傲慢的認為整個宇宙只有我最會生活，你們都不會生活，這就是莊子不以綺見之，不標榜自己的涵義。

莊子認為天下是混濁的，沒辦法和它講正經話，所以他就不跟我們講正經話，他用卮言、重言、寓言來表達。

卮言為蔓衍：卮器就是古代的一種酒器，酒倒滿了，就傾倒，在添上酒它又傾倒。這意思是說：莊子能滔滔不絕的表達他的言語，你跟他聊天，他可以跟你聊二十四小時，你聊無邊無際，他就跟你聊無邊無際；你聊政治，他就跟你聊政治。卮言就是像卮器一樣的言論，蔓衍就是流不停一直蔓衍延出去。

重言為真：有時候莊子會在言語當中蘊藏很莊重的語言，很正經的重言，這種重言往往藉古代人的聖人出面講話。

寓言為廣：莊子常用譬喻的故事來擴充他的內容，他遇到很難出口，或者會牽涉到引起對方瞋恨心的事實，就讓昆蟲、螞蟻、老鼠、烏龜、蛇等上場去對話，所以中國佛教發展到最後，有所謂的「無情說法」跟莊子是有關係的。

（續下期）